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下

詳校官編修臣程梘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劉偉勲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下

宋 袁樞 撰

孫氏據江東

漢獻帝興平元年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

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讐之志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賁為丹陽都尉策以母弟託廣陵張紘經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埀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為丹

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何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廄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

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每若得康廬江眞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勲爲太守策益失望　侍御史劉繇有盛名詔用爲揚州刺史及策攻廬江繇懼爲袁孫所并遣將樊能屯横江張英屯當利以拒之術使吴景與孫賁共將兵擊英等

二年　初丹陽人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收江東時吴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

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
土召募可得三萬人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
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
策為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
陽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
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進攻橫江當利皆
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
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

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畧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顔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

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黄蓋輩也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擥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觧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户不樂者不彊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丙辰袁術表策行

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蹔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為

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謨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専歸美於昭策聞之歎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劉繇自丹徒奔豫章使太守朱皓攻袁術所用諸葛玄使笮融助皓攻玄融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融走入山為民所殺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為豫章太

守

建安元年秋八月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黄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乃會羣下議稱尊號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範不往使

其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
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彊夫用德以同天
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欲
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孫策聞之
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
罰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
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
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

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效尤而甚焉者乎又開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為有淮南之衆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

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
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
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
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
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
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
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
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率兵逆戰策破

昕等斬之朗遁走虞翻追隨營護朗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二年夏五月曹操遣議郎王誧以詔書拜孫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吴郡太守陳

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誧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策治嚴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為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三年冬十二月孫策遣其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為子彰取孫賁女禮辟策弟權翊以張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巢長以臨淮魯肅為東城長瑜肅知

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為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為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袁術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朗等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奔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為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

但汝汝勿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孫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衆未有所附策

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大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絶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辨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

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
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餞送昌門把
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
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
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
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
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
僮芝自擅廬陵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

昏上繚不受發名子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四年冬十一月廬江太守劉勲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名勲使襲之孫策惡勲兵彊偽卑辭以事勲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為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勲勲大喜外内盡賀劉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

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
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
勳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勳了
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勳在海昏策
乃分遣從兄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領江夏太守
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三萬
餘人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
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彭澤孫賁孫輔邀擊破之

勲走保流沂求救於黄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勲策復就攻勲大破之勲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勲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黄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感兵將徇豫章屯于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

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内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

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旦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　策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鎮巴丘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迕策意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倚大

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
録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
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
五年夏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策西擊黄祖登
誘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須待運
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
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絶不能及卒遇
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

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衆事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

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冬十月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東部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為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

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賔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

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黄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麤踈權益貴重之賞賜儲偫富擬其舊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别部司馬汝南吕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悦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别進問

其燥濕加以客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統俊之子也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曹操表徵華歆為議郎參司空軍事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

梟術首從其部曲二萬餘人嚴刺史者揚州刺史嚴象也

七年秋九月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决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内富饒人不思亂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

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八年冬十月孫權西伐黄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郎將吕範平鄱陽會稽盪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建昌都尉太史慈領海昏以

別部司馬黄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衆各萬餘人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皆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

十二年　孫權西擊黄祖虜其人民而還　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

十三年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其

禍欲東入吳黄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為邾長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吕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

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黄祖祖今昬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畧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

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黄祖祖横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為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别部司馬淩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横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吕蒙勒前鋒親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傅其城盡鋭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權為諸

將置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寧將兵屯於他所　秋八月劉表卒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荆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

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

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
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
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
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
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
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託乎備
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
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為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

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

日矣權曰茍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决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

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吴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悦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吴權以示羣下莫不嚮震失色

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鬭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

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奉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横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

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稾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

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

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畧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

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别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黄盖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

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烟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

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為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埶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

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

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偽得喜書

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　冬十二月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吕範領彭澤太守吕蒙領尋陽令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幹以才辯獨步於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

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十五年冬十二月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奮威者孫堅弟子丹陽太守瑜也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蹴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

周瑜還江陵為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静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採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瑜有一女二男權為長子登娶其女以其男循為騎都尉妻以女胤為興業都尉妻以宗女

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乃分豫章為番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魯肅為漢昌太守屯陸口

十七年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　秋九月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

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

不欺孫乃徹軍還

十九年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

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宜早

除之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

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

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流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

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鋭氣四面並攻

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

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蒙以精鋭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為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二十年秋八月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

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我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

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還修守備衆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遥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吕蒙等力戰扞敵淩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

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二十一年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

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孫權保濡須二月操

進攻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修好誓重結婚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

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從事中郎彭城嚴畯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衆人皆為畯喜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發言懇惻至于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衆嘉嚴畯能以實讓　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

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鋭權從之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至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二十四年秋七月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揚州刺史温恢謂兖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猾正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龎悳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廹遂降龎悳不降罵羽羽殺之　冬十

月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踈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 操之出漢中也孫權為牋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呂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傅士仁麋芳皆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慰撫之羽遁走兵皆解散潘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事見吳蜀通好 十二月

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侯
魏文帝黄初元年文帝即位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
二年夏四月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　秋
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
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内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
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承
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
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

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内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帝不聽遂受

吳降于禁鬚髮皓白形容憔顇見帝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安遠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悳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死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為不君矣　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權雖

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畢士民有畏
中國心不可彊廹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
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
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
君臣之分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
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
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
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

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以為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脩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才名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　吳人城武昌　十一月邢真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

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

肅於凡品是其聦也拔吕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歴史籍采微與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聦明特達

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於吳吳羣臣曰荊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為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十二月帝欲封吳王子登為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郡沈珩入謝并獻方物帝問曰吳

嫌魏東向孚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人問聞太子當來寧然孚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

三年　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軍司馬東里衮詣帝自陳誠款辭甚恭慤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為權必臣服而衮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故立為吳王復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

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為之流涕霑襟指天為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帝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出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

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　冬十月吳王以楊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為子登求婚宗室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黄武臨江拒守

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為荆州十一月辛丑帝如宛曹

休在洞浦口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

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

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

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

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命保守祿祚而已

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茍霸等不進休意自沮

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

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綆纜悉斷直詣休等營下斬首

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帝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盧戰死　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為南郡外援

四年春正月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中洲

二月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羡溪朱桓分兵赴之既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

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相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

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内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槖皐為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彫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彫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朱然者九貞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為子時為昭武將軍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

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尚擊
却之江陵中外斷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
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
色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閒隙攻破魏兩屯魏兵
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
中人少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為内應然覺而殺之時江
水淺陿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
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

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陿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鋭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慼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如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惟陛下察之帝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

並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
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帝
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帝悉召諸軍
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
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
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
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
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

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　丁未陳忠侯曹仁卒

五年秋七月帝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鋭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脩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

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帝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緜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

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
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别將必
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吴王不至帝乃
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
衛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
者果守將所作也

六年春三月辛未帝以舟師復征吴羣臣大議官正鮑
勛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吴蜀脣齒相依

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隅在南岸
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
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
以為不可帝怒左遷勛為治書執法勛信之子也　夏
五月戊申帝如譙　秋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
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　冬十月如廣陵故
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
人嚴兵固守而大寒水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歎

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帝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

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　夏五月帝疾篤丁巳帝殂

明帝泰和三年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百官畢會吳主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

昭大懟伏地流汗吳王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

劉備據蜀

漢獻帝初平二年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狥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

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竒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興平元年十二月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

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塚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

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比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饑餓困踧吏士相食從事東海糜竺以家財助軍備請降於布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為豫州刺史與并

勢擊袁術使屯小沛秋九月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喜解鬬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

戟小枝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鬬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

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三年夏四月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鴈門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為順等所敗　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

四年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大雷震備因曰

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為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

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　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顔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

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秋七月劉備略汝潁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楊擊之為備所殺

六年秋九月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龔都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荆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十二年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頴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荆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

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

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歴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内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

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十三年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毁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髙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

規出計會黄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
表病甚琦歸省疾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
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
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
遂遏于户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
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
曹操軍至琦奔江南章陵太守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
勸劉琮降操曰順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

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
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
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
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軍至新
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
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進兵
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
令其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

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備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

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

大獲其人衆輜重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决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冬十月劉備因魯肅以歸孫權事見孫氏據江東　十二月劉備

表劉琦為荆州刺史引兵南狥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以備領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

凜凜

十五年冬十二月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

物也吕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擥英雄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喻之手　周瑜卒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荆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十六年冬十二月扶風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為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益州别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

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為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内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為也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内必敗之道也璋

然之遺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劉左
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
容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容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
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為廣漢長從
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法正至
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
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疑
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

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户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寛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

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
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
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
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
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
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
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
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

馬領司隷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冬十二月劉備在葭萌龎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逕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

杖彊兵據守關頭闇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竝使裴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脣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

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已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夏五月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

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璝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緜竹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

觀督縣竹諸軍嚴觀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璝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軍敗任死

十九年夏五月諸葛亮留關羽守荆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顔生獲之飛呵顔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顔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

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為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法正牋與劉璋為陳形勢彊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馬超從張魯事見韓馬之叛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

脩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
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説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
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
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
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
涕備遷璋于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備入
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
帛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

州太守南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偏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軍議校尉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黄忠為討虜將軍從事中郎糜竺為安漢將軍簡雍為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為秉忠將軍廣漢長黄權為偏將軍汝南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龎羲為司馬李嚴為犍為太守費觀為巴郡太守山陽伊籍為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為西曹掾廣漢彭羕為益州治中從事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為民夷所愛信蜀中推

為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畧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自交阯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

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　成都之圍也備與

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

之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鋭出擊大破之斬存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法正外統都畿内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横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

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埀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

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二十年　操自將擊張魯魯奔南山入巴中事見曹氏篡漢

秋七月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

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煜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煜曰今尚可擊否煜曰今

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為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杜襲為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　張魯之走巴中也黄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狥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巳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

二十二年冬十月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内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凉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魏王操遣都

護將軍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夏四月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絶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　秋七月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二十四年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

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黄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顒張郃引兵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為督軍杜襲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為軍

主部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部節度衆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　春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

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鬬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　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　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場於沔陽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

冠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為王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犍為費詩即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已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

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以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以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魏文帝黄初二年春三月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

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况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為部永昌從事　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

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彊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下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阬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

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會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茍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彊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奬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則陳氏何所受拓拔氏何所

受若以居中夏者為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辟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孫

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
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
德齊莫能相一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
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
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日月以識事之先後據漢
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
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
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

而畢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下